

# 新津洗脑班殷舜尧罪行专刊

殷舜尧又名殷得才，男，四十岁左右，四川省新津县兴义乡人。毕业于海南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新津县人民法院，后调到“四川法制教育中心——新津蔡湾洗脑班”任教导科科长。

此人极其伪善心狠，精于装神弄鬼，谎称自己也曾炼过功，编一套荒诞离奇的故事，欺骗恐吓大法学员；指使恶人毒打大法学员……；该洗脑班中许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都是在殷舜尧的策划、指挥和直接参与下实施的。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洗脑班是中共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遵照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而建造的，是对四川地区大法学员残酷迫害的集中营，也是四川地区迫害大法学员的所谓“指导单位”。洗脑班自二零零三年四月下旬开始大规模迫害大法学员以来，前后近千名大法学员在此被酷刑强制洗脑。

新津蔡湾洗脑班花费大约五百多万元，将地处新津花桥蔡湾的原某空军部队研究地改建而成。这里的工作人员一部份是从成都调来的；一部份是新津当地抽调来的；还有周边其它县抽调来的。这里高墙外筑，对外挂牌“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现在连牌子都不挂了），高墙内使用毒刑迫害大法弟子，甚至大法弟子在这里被迫害致死、致疯……外面却无人知晓。有些在监狱、劳教所不转化的大法弟子也被劫持到这里进行所谓的转化迫害。关在此地的大法弟子只要不转化即不放弃“真善忍”，就会一直关押迫害下去。

新津洗脑班中心采取三级督促制对大法学员进行迫害。即：中心→“教导科”科长→“帮教”（洗脑员）→“陪教”（协助洗脑员）。每天洗脑情况记录存档，其信息第二天早上碰头会上处理，并制定当天洗脑的具体措施，由教导科科长殷舜尧直接下达给洗脑员或协助洗脑员。如此专业化的洗脑班全国仅有山东青岛和四川新津两家。



新津蔡湾的新津洗脑班

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有四种来源：一是地方及单位直接绑架来的；二是从拘留所或劳教所强行带来；三是从其它洗脑班劫持来的；四是劳教、劳改期满后被劫持来的。迫害大法学员手段无与伦比，十分毒辣。

新津洗脑班迫害大法学员的主要手段：

## （一）从精神上折磨大法学员

◇ **药物迫害：**在饮水、饭菜中下药，甚至把药注射到水果里面，食用那些下药的食物后，半个小时就会有药物反应，主要症状有：头发涨发昏、眼睛肿胀、眼球往外突出、困乏、嗜睡（有的一天睡十几个小时还觉得没睡够，无精打采）、呼吸困难、心脏绞痛，情绪异常烦躁、易怒。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大法弟子在外面



一切都好，被洗脑班关押一段时间后，身体就会出现许多“难受”像“得了重病一样”的真正原因。下药时，有的“陪教”不知道，有的知道并积极参与迫害。

◇ **攻击、侮辱大法：**“教导科”恶徒每天都要在电视里播放攻击大法的邪恶录像，强制大法学员观看，若不看，恶徒就读，逼学员听。恶徒王洪强、黄忠智、徐丹把大法师父的像片复印几十张写上侮辱的话，背地里放在大法学员床单垫絮下侮辱，并在相片上涂抹，大法学员制止时，恶徒们就撕毁相片，扔进厕所里，学员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捡出来，恶徒们还在旁边讥笑。

◇ **欺骗伎俩：**针对中青年法轮功学员，利用年青的异性恶徒进行“无微不至的非常热情的关心”，以诱骗转化。假冒省人大官员以公正、客观调查“法轮功”为幌子，欺骗大法学员，在和你谈话时故意把“陪教”叫出去，一开始他们不会“劝”你转化，而是装出一副很认真、诚恳的态度请你讲、听你讲，并不时作记录，后来又表示他们已被“感动”，接着他们开始套话，企图从中套出你所在地区哪些大法学员在具体做什么事等。

## （二）从肉体上残害大法学员，强制转化

如果以上各种方法都无法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洗脑班的恶徒就从肉体上残害大法学员，强制转化。

### ◇ 施暴、不准睡觉

通宵不准大法学员睡觉，罚站，铐在坐凳上；殴打，6、7 恶徒暴打一个大法学员，把大法学员摁倒在地，强拉大法学员的手在他们事先写好的转化书上摁手印。大法学员蒋云宏、林小全等都曾于 2005 年下半年被绑架到此迫害，被铐在板凳上不允睡觉，毒打。

### ◇ 注射毒针、野蛮灌食转化

给大法学员打毒针，向体内输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强行造成大法学员意识不清，神志恍惚，被关押在洗脑班中长达一年零三个月，长期遭受非人折磨的大法学员谭绍兰，就被注射不明药物。致其于 2005 年 1 月 5 日从洗脑班中放出来时已意识不清，不认识人。



折磨性灌食

洗脑班中的灌食目的并不在于维持绝食者的生命，而是通过野蛮、粗暴的灌食酷刑，从肉体上残忍的折磨大法学员，让大法学员经受灌食过程中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从而惧怕灌食而放弃绝食，放弃信仰。教导科科长殷舜尧对绝食的大法学员叫骂：“叫你死在这里”“想死，不会让你死，叫你生不如死”。

成都大法学员李晓君在被野蛮灌食时一口上牙被撬掉；新津大法学员詹敏被上插鼻管、下导尿管的绑在一楼的一间小屋的木板上，被折磨的乙肝复发也不放。大法学员黄敏被 5、6 个恶徒摁在地上灌食，牙齿被撬掉一颗，食道被插出血。

据里面的工作人员讲，就在新津洗脑班解体前夕的 2004 年 12 月中旬，还灌食致死一名大法学员，由于严密封锁消息，连死者姓名都不知道。

由于新津洗脑班封闭性的迫害施暴，严密封锁消息，到底被折磨死了多少人，外界很难知道真情。

### (三) 迫害大法学员的同时，不忘榨取钱财

每一大法学员都被安排两个“陪教”进行全天 24 小时的跟踪监视。上洗手间、洗漱、都跟着，吃饭也是由其中一人下楼去打，另一个留下。“陪教”人员是由被迫害的大法学员单位或乡镇抽调的，也有下岗人员，“陪教”每个月工资 600 元~800 元，个别人更高。大法学员每个月给洗脑班至少交 2500 元的生活费，“陪教”的工资都是由大法学员所在单位或学员家属支付的，每转化一个人，洗脑班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从成立到 2005 年底，新津洗脑班已榨取钱财，初步估计已超过 200 万元。

## 新津洗脑班部份恶人名单：

洗脑班主任：**李峰**

副主任：**刘辉、殷舜尧**（又名殷得财）教导科（洗脑科）科长，洗脑班核心人物，据说进京接受过洗脑培训。此人极伪善心狠，谎称自己也曾炼功，编出一套荒诞离奇的故事，欺骗、威胁恐吓大法学员；指使

邪恶之徒毒打大法学员。

**周XX**，女，四五十岁，医生，伪善，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学员，给大法学员下药等。

**王秀琴**，女，川棉一厂下岗工人，自 2003 年开始在新津洗脑班充当“帮教”，伪善，对大法学员软硬兼施，积极监视大法学员的举动，充当了迫害大法学员的打手，深受成都 610 赏识。

教导科科长：**徐丹、王秀琴**（女）、**王洪强、黄忠志、包小牧**（女）、**吴亚波、陈松涛、蒋宏亮、胡思学**

协助洗脑员（陪教）：**杨秀美**（女）、**代XX、龚XX**（女）**刘德明**

恶人：**王洪强** 邮编：611400

## 精于装神弄鬼的衣冠歹徒 **殷舜尧**

丁中斌

二〇〇五年八月的一天上午，王静平带着两人突然闯进我被非法关押的成都武侯区洗脑班的房间对我说：“省人大法规委的两位同志来和你谈一谈！”王随后出去，二陌生男人坐下。其中一矮胖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我是省人大法规委调研员殷舜尧，他是我的助手。我们这次来是想给你一次说话的机会……我们今天先了解一下你的大概情况，以便我们确定调研对象，然后我们还要与这里的其他人（注：指大法弟子）见面。我们要在监狱、劳教所、‘学习班’（注：指迫害大法弟子洗脑班）、看守所以及社会上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年龄、文化、性别、阅历与背景的修炼者作为调研对象。一旦选定，这些修炼者（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将代表整个修炼群体。调研结束后我们会做一个调研报告，为人大立法与政府下一步制定针对法轮功的政策提供依据……全国各地都在搞调研！”我问殷：“调研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殷答：“两个月左右！”可我后来却在新津被黑关了十个月！我听殷说完后，几乎不假思索就告诉殷说：“我愿意配合你搞调研！”

我这句铮铮义语刚好上了画皮恶鬼殷舜尧的当！一方面反映出自己对邪恶之徒殷舜尧估计不足，且被其伪善的面孔所欺骗，完全忘记了中共邪教黑帮恶魔的邪恶本质。结果没过几天，于二〇〇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我在不知去向的情况下被武侯洗脑班的刘晓康、王静平以及红牌楼街道综治办的何主任等非法绑架转移到新津洗脑班继续强制洗脑转化迫害！

我被转到新津洗脑班迫害，这完全是被谎称为省人大法律法规委员会调研员的殷舜尧之伪善所欺骗造成的。我在“新津”被黑关了十个月左右，我与殷舜尧有十多次面谈。殷曾于二〇〇五年八、九月份以省人大法规委调研员身份从成都市各区、县洗脑班骗





了八位大法弟子(三男五女)去新津洗脑班搞所谓“调研”，到去年底时，其中七个人(除我外)都“转化”后离开了(注：指强迫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不准做好人)。不仅如此，殷还于二〇〇五年九、十月份跑到非法关押有大法弟子的两劳单位去以“调研”为名搞转化！殷主要是操纵他手下的洗脑员王红强、黄中志、徐丹、王秀芹、包小牧、吴亚波、陈树涛、何XX等人以及助理洗脑员(陪教员)徐国俊、刘德明、刘朝阳、张朝彬、张XX、吕XX等人采取种种流氓恐吓、欺骗、暴力及洗脑手段搞强制转化。殷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转化！

殷常对我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法轮功问题上‘全国一盘棋’；最迟今年(二〇〇六)底明年初(政府)一定会重拳出击(打击法轮功)！社会上很多象你这个年龄的法轮功(修炼者)都在坐牢！不打击你们这些年轻的，难道去把那些婆婆大娘抓来关起吗？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指大法弟子)都成了疯狂的斗士，谁在煽动！象你这样的(顽固分子)，不会再通过什么司法程序，肯定是直接送(监狱)。再说要批一个劳教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把你送到那些地方(监狱、集中营等)，就算你有坚强的意志，能熬出来，多年以后人也老了，什么也没有了……”

殷也曾说：“我老家是邛崃乡下的(实为新津县兴义乡)，六六年出生，海南大学毕业(实为海南政法大学毕业)。我是九四年开始炼法轮功的(实际从未炼过)，九八年十月放下的。

你们师父去海南传法，接送都是我负责，应该说我与你们师父缘分很大，我与研究会的姚洁、李昌等人经常联系(全是自编的谎言)。

去年下半年一天上午，我突然听到王小松在走廊上大声喊：“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连喊了两声。我走到门口一看，王红强、黄中志、徐丹、吴亚波、陈树涛、张XX(陪教)共六个人，一边三个抓住王小松的两只手臂强行往楼上推！我被惊呆了！因为我知道王小松又要被关起来被暴打了。果不其然，这些邪恶之徒把他一直打到凌晨两点左右。原因是王小松在三楼寝室的床上打坐炼功。还有一天早上，新都的罗长勇在走廊上大声喊：“我身体好好的，什么病也没有！他们(陪教)不给我打饭吃，硬说我身体有病，强迫我去搞体检！”后来到去年十二月中旬，罗长勇至少有三个通宵遭到邪恶洗脑员及陪教员的暴打与折磨。最后恶徒们强迫罗长勇在他们事先写好的长达五页的假材料(“保证书”之类)上按手印。

有一天，黄中志和徐丹把我叫到办公室威胁道：“丁中斌，你再这样(坚持)下去，最后就只有把你往罗布泊等无人区送……”陪教员刘朝阳曾威胁说：“象你这样(坚修)，最后很可能会往无人区或麻风病区送，进去之后就别想出来！”

殷舜尧、王红强等人费尽心机也转化不了我，便

又采取步步升级的流氓强制手段。如：今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王红强、何XX强迫我踩踏师尊像(没成功)，下午吴亚波与徐国俊分别将我的左、右手拧于后背，何XX(打手)拿着他们事先伪造好的“保证书”在我背后强按下了拇指印。最后徐国俊等抓住我右手强迫我用笔在师尊像上画“X”，在师尊头下面侮辱。当我不愿踩、不愿画、不愿按手印时，还挨了何XX、吴亚波等的吼骂与暴打。还有许多邪恶之事在此不再一一赘叙。

三楼谈话室四壁的墙上贴有一圈攻击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图片(约有十八张)，那里便是恶徒迫害大法弟子的常用之地。二楼还有一道小铁栅栏门，二楼的房间是普通水泥地板，那里是“新津洗脑班”最邪恶之所在，邪恶的洗脑员们通常将大法弟子带到或拖到各楼谈话室里施暴。

二〇〇六年四、五月间，刘朝阳告诉我说：“六月份以后抓的大法弟子不会再送来‘新津’，全部直接送走！凡坚修但未接触《九评共产党》的，(黑)判8~10年刑；凡坚修且接触了《九评共产党》的，均(黑)判10年以上，一般10~15年。”(这是早上碰头会上邓主任或殷舜尧等传达的)。大邑的张XX(陪教)曾对我说：“现在(恶党)的政策是不宣传、不报道，悄悄地抓走就行了。”由此足见邪党黑社会化到了何种程度。

邪党惯于搞假的特点在这里也得到充分展示。洗脑班对外宣传为春风化雨，实则残酷迫害。因此，新津洗脑班经常会有各式各样的参观团体来遛一圈。有部队的军人(可能是军事医院的)，五马坪监狱的警察，外省劳教所的警察等小团体，也有省内政府各部门或其它单位的人等。在我临走之前王红强、吴亚波等几个洗脑员连续几个晚上通宵达旦地赶制一张“交流(汇报)转化经验之类”的光盘送往北京，大约是七月十三日前后几天。

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七年多时间里，我与许多坚持真理、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受到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酷迫害。这是对修心向善的广大民众的邪恶迫害，也是对中共自订法律的肆意践踏。

窃国恶魔中共自己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



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然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管是剥夺他们的信仰，还是无限期关押，至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很明显，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劳动教养、强制洗脑转化等剥夺信仰自由、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完全违反了中共自订的用以欺骗全人类的所谓《宪法》和《立法法》相关条文的规定，完全是违法行为。作为法律专业毕业、身为司法干部的殷舜尧们，是完全知道这些的。可是，由于受到恶党多年反人类、逆天理的歪理邪说教育的影响，受到恶党多年假、恶、暴斗争哲学的毒害，殷舜尧人格扭曲，思想变异，良知泯灭，道德丧尽，知法犯法，为虎作伥，必然遭到恶报！中共恶党建政以来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迫害死了华夏子孙八千多万，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也超过了中国历朝历代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无穷无尽，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现在已经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现退出中共邪恶党团队的人数已逾 **3025** 万，天灭中共在即。法轮功学员不记旧恶，没有敌人。我们奉劝殷舜尧们赶快醒悟，不要再泯灭自己的良心，不要再对善良的人们犯罪，不要再为恶党卖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理智选择未来，走好自己难得的人生之路！

殷舜尧：13880590177 李峰：13981700085  
王秀芹：13608177484 徐丹：80130662

## 曝光 四川省新津洗脑班近况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新津蔡湾洗脑班经过 2006 年新年前后内部整修后，一边是亚非齿科技术学校（有挂牌），一边是洗脑班（无挂牌），就是当地人都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是一所牙科学校。只有邻近极个别农民有时看到洗脑班楼上有人在窗口上移动，才知道里面关有法轮功学员。

2007 年 9 月 18 日，一辆载人车开到此地，找不到洗脑班的路，司机停车下来向当地人问路，被当地人看到从车上下下来 7、8 个戴头套的人（用布套将头全部蒙上）进了洗脑班。可见把法轮功学员绑架来此都是秘密的，不让法轮功学员知道这个地方。



目前，这幢六层楼的洗脑班内从三楼到六楼，4 层楼关法轮功学员，至于关押多少法轮功学员尚不清楚，只知道都是新津以外的。

我们将新津蔡湾洗脑班的路线详细说明，便于调查团进行调查。从成都出南门，走老川藏路，经过双流→黄水→花桥镇→蔡湾流金废旧回收有限公司旁边（从成都出来的右边）一条水泥路进去半公里左右，一小三岔路口右边 50 米就是洗脑班大门。

## 4.25 “围攻”中南海是谎言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四十五名天津法轮功学员。时任国务院总

理的朱镕基等官员与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在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的当晚，学员们各自离去，整个过程安静祥和，秩序井然。这就是震惊中外、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 死亡职位

中共官场中，有一个“死亡职位”，只要坐上这个位置，出意外暴死的机会很高，按照专家的话，叫做：具有多发性和普遍性。这个职位就是大陆各地各级“610 办公室”（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的头目。

有不少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官惶惶不安，在私下议论：这真巧，难道是巧合吗？搞“610”的都不行，这真是天意吗？有的官员看清楚了这个秘密，有的官员私下找法轮功学员忏悔，有的利用条件保护法轮功学员将功赎罪，有的提出辞职，要求调离“610 办公室”这个“死亡职位”。

## 《九评》掀起 3000 万退党大潮

自二零零四年底一本揭露中共世纪谎言的奇书——《九评共产党》从海外悄然流传到大陆，在民间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07 年 12 月 30 已有超过 3025 万中国民众突破中共恶党的封锁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从中国大陆的各层官员到黎民百姓，很多人见面都要问候一句：“您退（党、团、队）了没有？”

